

「飛躍」維港

海港城海運觀點現正展出法國藝術家JR的公共藝術裝置「GIANTS：Rising Up」。該作品免費開放予公眾參觀，以巨型「跳高運動員」為創作藍本，捕捉運動員跳起的瞬間，仿如飄浮在半空中，「飛躍」維港，向後仰望壯麗的維港。十二米高的藝術裝置融入香港傳統「竹棚」，成為極具香港特色的藝術品。

市井萬象

香港中通社



三年之癢



柳絮紛飛
小冰

上次過海關去深圳，還是三年前的事，那次去開了一個內地手機號，三年不用，早作廢了。三年前我們頻繁往來港深，購物辦事會朋友，每個月至少一次，上午去下午返。然後就中斷了三年。

小朋友Karen和Hanco祖籍廣東東莞，他倆把喜事搬到東莞去辦，說那邊親戚多，辦起來熱鬧。他們邀請我們去喝喜酒，大擺喜宴。三年未回內地，誰能想到再去竟然是赴婚禮喝喜酒，心情真是好得很。

熬了三年的人，出遊興致特別高漲，雖然前不久去過一次日本，但是說起回內地，還是好大一件事。海關已經復常，隔離和核酸什麼的全免，現在的規矩，就只剩下網建立一個衛生檢疫識別碼了。

羅湖過關的流程已經淡忘，本來很熟悉的，現在卻感到生疏而新鮮。我一拍八達通，出了站；二掃衛生檢疫識別碼，過了檢疫；三拍身份證加按手印，機器卻不配合，直到被提醒證件的背面應該朝上，糾正了錯誤才放了行；四拍回鄉證再按手印，又被卡住了，直到一位海關人員走過來，叫我摘了口罩刷了臉，才通過。三年之後，流程需要複習。

文字指示改用簡體，工作用語轉用普通話，這些原本不被關注的事，現在引起了注意。衛生檢疫掃碼站，倒是一件新鮮事物，臨時設立的，很簡易，估計也快撤銷了。

依然尚未辦理微信支付，為了避免我們摸錢包的尷尬，避免拿着現金也叫不到車的窘迫，朋友開車來與我們無縫對接，否則我們都無法活動。他們說，「現在不可能伸手就叫到車了，事事靠手機，付費一『啱』了事。」

我們熟悉的只是疫情之前的繁榮，以及現在疫情之後的復常，中間段給撇開了，三年疫情期的直觀印象，全無。他們提到的「逆行者」、「動態管理」、「時空伴隨者」、「靜默」、「流調」、「彈窗」、「破防」等，我們一概陌生。疫情結束，又回到從前的自在。關於疫情期間的往事，想起來彷彿久遠了，算起來不過就是幾個月前的事。

「綠牌車是什麼意思？」見路上多了一種車牌，特別是公交車和出租車，我問。「環保能源車。」朋友道。我感到自己再次落伍了。

喜宴上，香港朋友去了兩桌多。美味佳餚大盤大盤地落桌，嫁女娶媳婦，上的都是家藏珍品。彼此都說家鄉話粵語，家人似的。習慣使然，我還戴着口罩，他們大都不戴了，車上不戴，室內不戴，幾十桌人的婚宴廳也不戴。全面復常了！



善治若水
胡恩威

香港要發展中醫，首先要問一個問題：中醫與中國文化是什麼關係？香港中醫是用什麼方法發展？很明顯，中醫的「中」字指中國，中醫當然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一定要了解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

要知道中醫的基本，不能不提中國的兩部非常重要的典籍：一部是明代藥學家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紀錄中草藥的種類和功效；另一部是《黃帝內經》，是現存最早的傳統中醫著作，相傳是黃帝討論醫學的記述。《黃帝內經》將陰陽五行學說運用於中醫理論上，將人的形體、體質分成五行（金、木、水、火、土），運用五行解釋人體病理變化，說明人與大自然的關係。還有人體的器官可跟五行分類，內臟與飲食、天氣之間存在相生相剋關係。《黃帝內經》將「人」看作是一個獨立系統，如何順應氣候和日夜定時作息；陰陽五行和我們的身體有

中醫與中國文化

密切關係。

要理解中醫，在筆者看來，首先必須以《黃帝內經》作為基本功。《易經》的陰陽五行，亦可作為中醫的基因。除此之外，還有我們常談論的八字，每一個人的出生日期：年份、日期、時間，這些數字彷彿代表着我們身體的一個DNA。比如，你是屬土，屬金還是屬火？透過具體的出生時間，了解我們自身的基本狀況，從統計學角度看，八字是一個人的基本數據。正如中國文化裏所強調的，每一個人應是一個與別不同的個體，都有自己的特色，因為每一個人不同的時間、空間中出生，八字可以說是每一個人獨有的基因。

在中國文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中醫，它在本質上與西方醫學有着巨大的區別。西方強調的是「人好像一部機器」，機器需要燃料、維修，甚至會損壞故障。但在中國文化裏面，有「天人合一」之說，認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我們要跟大自然元素：金木水火土，互動配合，達至和諧之境。

進一步說，中國文化崇尚這樣的理念：人是系統，自然是系統。人類要跟大自然系

統和諧共存，不要企圖去改變這個系統，應該跟其他系統維持平衡互動的關係。中國強調「以人為本」，由人去主理中醫，醫師診症時對病人「望聞問切」，這四個方向都是憑醫師本身的觀察，不需要儀器協助。醫師看到一個人的氣息，從而判斷其身體狀態。筆者認為，這也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的一個根本性區別。中國的儒家、佛家、道家，這三個思想系統都有提及養生的部分，「養生」這個「養」字在中國文化裏面很重要，例如「療養」、「養精蓄銳」、「休養生息」等，都有補充和恢復元氣的意思。

養生重要，培養也很重要，很多事情要培養出來，所以先了解中國文化的基本，才可進一步知道中國醫療和醫學是怎樣的狀況。然而，現在的主流思想，多是以西方制度控制社會，以達至西方的目的和需要。那麼，若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中醫，它是否是真正的中醫，還是一個創新的醫學？這個問題是值得探討和研究的。

中醫和西醫各有特色，如何結合兩種醫學的特色，走出一條新道路？筆者相信這是香港中醫藥未來發展的一個巨大挑戰。

又是一年春好時



君子玉言
小香

去年由港返京時，在酒店隔離二十一天。其間喜逢春雪，隔窗而望，一園潔白，樹樹皆白。三周後出酒店，驚見路邊柳枝如煙桃花似霧，已近荼蘼。暗自小歡喜：差點錯過一個春天，幸好趕上了！

後來，漂渡異鄉，錯過了故園的秋天，卻見證了彼岸的酷熱到酷寒，與楓香樹、藍花茄、天竺葵、薰衣草、各色多肉植物和兩隻貓咪朝夕相處，卡梅爾、卡皮托拉小鎮……驚鴻一現。季節的變幻，總是令我傾神專注，我與四季風物總是相看厭——它們總是以各種超出想像的花樣和顏色、超出意料的生命力迎接我，我覺得這是它們對關注者的友善回應。

這個春天，再次回歸以往的工作季、會議季。點對點、環對環，一度半月。封閉的日子，只記得是幾號，不清楚是星期幾。入「環」內尚是晚冬，中間出來，驀然發現沿途粉樹如染，玉蘭如雲。辦公樓頂迎春花明艷綿延。忽記起在山上一個院落，見過一大株玉蘭樹，花朵重重墜墜，串串纍纍，一樹獨撐千樹萬樹花開的大場面。人站樹下，會被花朵遮擋淹沒。那時我們幾個人去數幾個枝頭上的花朵，然後大概其用乘法估算一下，一致認為大約有幾千朵。那是所見獨一株如此碩大豐盈的玉蘭樹，此後再沒見過這般大的。

四季分明的地方，就是這樣容易「大驚小怪」——好像一個季節的符號，總是突如其來悄悄降臨，給人特別的驚喜。

眼下經歷一個瘦削枯寂的凜冬，再經過半個月的封閉，這似錦繁花感覺就是一剎那來臨，一下子炸亮心情。心情也是生產力，好心情下，一順百順。



香江好友會集京城，終於可以重聚了。坐在東部新區六十五層高樓上，閒聊賞夜色——敘的是舊情，看的是新景。京內老友終於有時間再見了，走在王府井大街上，突然想起這帶着老北京符號的百貨大樓，差不多已有二十多年沒有來過了——結識的是新人，走的是老街。一路步行，本想坐地鐵或公交，靈機一動，掃了一部單車，緩緩騎行。春風甚好，溫度甚好。

母親在養老院待了大半年，終究不甘心被人侍候，還想回歸自理的生活。謝絕養老院的挽留，決意出來住回老房子。試着重新自己處理生活瑣事，我們囑母親把握好節奏，不急，慢慢來。母親今天去一趟銀行、明天去一趟超市、後天跑一趟社區食堂，順帶把手錶電池換了。中間歇歇腳。看來老太太新的開局良好。

闊別三四年的小賣們終於可以回來了。母親聽說那邊冬天寒冷，一直掛念。拿起多年的老手藝，要給孩子們織毛襪



◀▲京城春色。 作者供图

子。還直念叨不知來不來得及，我怕老太太趕工，忙說來得及來得及，天氣暖了，不着急穿。

一段離開之前，要安頓花花草草、安頓貓貓。回來後，第一時間看花怎麼樣——山烏龜發芽了，仙客來開花了，長壽花還可以……

經歷一年之後，感覺總算重新調整安妥：工作、生活、心情、季節、環境……也有生活方式和地域文化。適應了那一個，再回歸原來的又因新變化，需要重新學習適應。習慣了四季溫暖濕潤，再要重新順應冷熱分明。羊毛大衣長筒靴的裝扮，也是久違的範兒、久違的颯、久違的拉風呢。

在忙忙碌碌的環境裏，早出晚歸的節奏像是按了快進鍵，忽然回首，已是塵埃落定。每一次的出行再歸來，於這個變幻的世界，都如同一場重新啟程落定。

生活由無數個細節組成，季節似是涓涓細細而來、又滾湧零落而去。

看過了更廣闊世界的人，才更懂得包容，明白世界不是只有一種標準答案。人生有無數的可能性，在經歷種種不確定性後，面對眼前的新與舊、寒與暖、柳暗與花明、陌生與熟絡，平和而舒展。

人心回滬 相聚更好



人生在線
安仲生

三月，春花處處綻放。三年來第一次如此輕鬆愉悅地踏上回滬工作之路，沒有核酸檢測，沒有隔離限制，一切回復日常了。

抵滬翌日，上午處理了些日常公務，下午參加了上海市長寧區海外聯誼會成立三十五周年誌慶活動。在活動現場見到許多新知舊雨，難得與一些港澳地區的理事重逢，大家相見歡，聊聊工作家常。但更難得是一些台灣地區的海聯會理事，這一次相隔三年也能順利來到上海出席年會。再遇舊友，千言萬語。以前滬台之間來去自如，唯疫情封閉三年恍如隔世。台商會的朋友大部分在上海有自己的公司，業務都發展得很不錯。但在疫情中有些不得不選擇回去，照顧長者

家小。如今春回大地，重見希望，重返上海，欣喜萬分。

其實，三年疫情上海長寧區的一些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理事們也沒有好好聚在一起歡慶過，正好是次趁着疫情的消退，迎來了創會三十五周年之慶。大家紛紛從世界各地奔赴上海，如約而至參加年會。有些人雖然初次見面，但親切依舊。年會上還有精彩的文藝節目表演，獨唱《上海謠》、評彈《地久天長永不分》、二胡琴詩化韻，最後一曲合唱《手挽手》將氣氛推向高潮。活動結束前大家再來一張「全家福」合影，但愉快的相聚時刻並沒有停下來，接着一共進自助晚餐，無拘無束地把酒言歡，閒話家常。

歡樂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惟大家都相信這才是剛剛開始，世界復常，人心回滬。春天真好，回來真好，相聚一刻更好。



東言西就
沈言

在一年一度的全球女性節日，因着手邊的一套「我的旅遊文學精品庫」叢書，思緒竟不期然飛向了女性的行旅世界。

今時今日，在旅行的世界中，已然沒有了性別的限制。然而，回望歷史，女性卻要經歷長達幾世紀的抗爭，方才得以衝破性別的藩籬，毅然走出家門，欣然走向世界。一如首位完成環球騎行壯舉的女性安妮所言：「我實在不想把自己的後半輩子全都花在這間小房子裏面，也實在不想每年都有一個新的嬰兒誕生在我的圍裙之下。」藉旅行邂逅和改寫不一樣的自己，以旅行重塑和再造不一樣的人生，或多或少是女性展開一次又一次行旅的初心吧。

翻看手邊的旅遊文學精品，十五位作者中女性過半，不由得竊喜女性行旅在書寫上原來已與男性平分秋色，甚至有望略勝一籌了。若以清末女子辛棄隨外交家夫君出行所寫就的中國首部女性出國遊記《癸卯旅行記》為起點，當代旅遊文學叢書中的女性作品，在經歷了中國女性解放的滋養與試煉之

放爾千山萬水身

後，顯然愈見女性作者的獨立人格和女性旅人的獨特視角。

那是在《我的梨花開遍天涯》中，舒婷作為路痴有驚無險的旅行歷險；每每以一顆率真之心收穫平凡樂趣；那是在《笑語千山外》中，金聖華作為旅人雲遊四海的情感記錄，每每以一枝溫情之筆留存人情記憶；那是在《英特納雄耐爾》中，陳丹燕作為作家笑看風雲的歷史憑弔，每每以一腔感懷之情觸摸紅色印記；那是在《地球村的故事》中，尤今作為行者行走地球的遊歷見聞，每每以一把親和之口講述風土人情；那是在《神秘旅程》中，綠騎士作為移民遍遊歐西的旅途隨筆，每每以一雙新奇之眼描繪人文圖景；那是在《你記不得了嗎，你回憶一下》中，毛尖作為學者思考世界的文化觀察，每每以一種睿智之思再現異域風貌；那是在《愛吃鬼的華麗旅程》中，李昂作為老饕尋訪美食的漫遊體驗；每每以一個俗世之身抒發生命感悟；那是在《放爾千山萬水身》中，張曉風作為女性行遍天涯的心路歷程，每每以一種少女之懷書寫詩意人生……

「放爾千山萬水身」出自唐代古姓詩人之口，原為放生猿猴回歸山林的一種寫實與抒情。在張曉風的心中，人類在某種程度上

也是一隻急待放生的生物，而旅行至少提供了片面的放生。她說：大約，在我們靈魂深處都殘存着千年萬年的記憶，對深山大澤和朝煙夕嵐的記憶，需要我們行遍天涯去將之一一掇拾回來。於她，人生一世，分明也是一部旅遊記錄。天地不過一逆旅，時間不過一過客，而人類，不過是一介小童，拉着「時間媽媽」的裙角，悄悄隨行。一邊在千岩競秀中目不暇接，一邊不知不覺就老去了。

「放爾千山萬水身」，又何嘗不是女性穿越時空的內心獨白與呼喚？放生自己於萬千山之間，忘卻世俗的營營役役，擺脫俗世的羈縻絆絆，正是釋放自我、療癒身心的靈丹妙藥。在「她」的世代與世界，跟從「她」的心靈，相信「她」的力量，洗盡鉛華，反璞歸真，隨心所欲，無拘無束，樂享獨屬於「她」的水雲間和桃花源。

普天同慶的女性節日一年只有一次，但怡然自得的心境卻可以綿延歲歲年年。無論你是眾人眼中的女神、女王、仙女，抑或公主、女主、美眉，甚或御姐、萌妹，但願你都能夠無懼世俗標籤，總可以擁有一顆自由自在的不老童心，永葆人在旅途的新奇、豐盈、愉悅和浪漫，走遍千山萬水，歸來仍是少女。